

收穫

胡 茅 艾 魯 端木 克
風 盾 青 迅 蘇 夫

冬 李 曹 楊 須 蕭
青 聲 白 生 旅 軍



獲 收

10, 5. 15 3 7



自刻像（木刻）

F. Vallotton



慵倦（木刻）

F. Vallotton



女孩們（木刻）

F. Vallotton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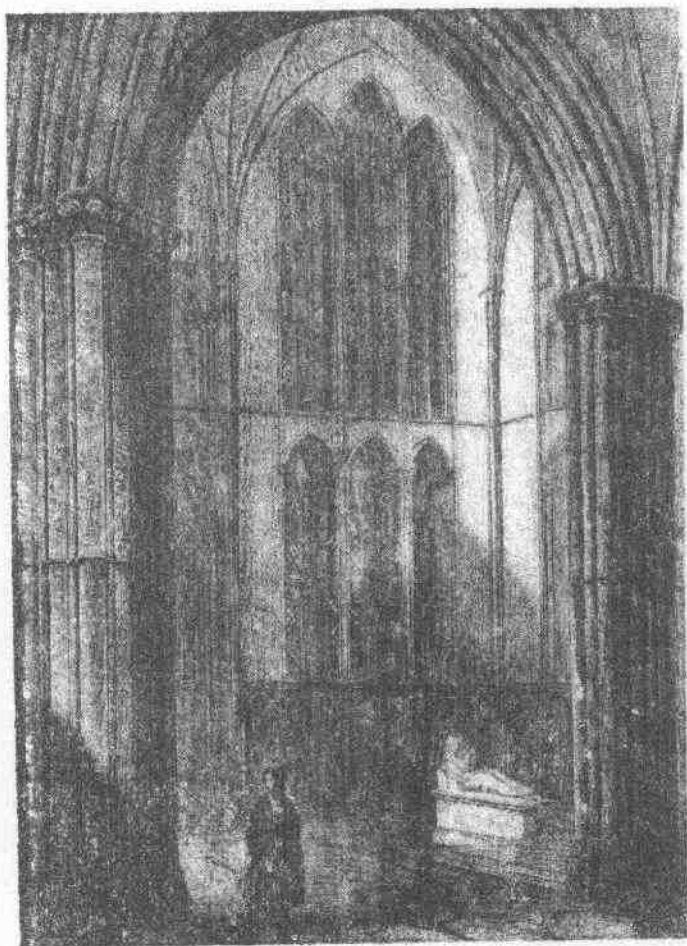
勃成巴赫瀑布上端

W.H. Bartlett 畫
J.T. Willmore 木刻



突塞斯附近 Trou Perdu 坑道

W.H.Bartlett 畫
J.Smith 木刻



瓦爾塞斯忒大教堂

Benjamin 畫
B. Winkles 木刻



聖大衛大教堂

Benjamin 費
B. Winkles 木刻

目次

小說：一面旗子（德國 Willi Brejel）……………	克夫譯	二
小說：軛下……………	端木蕻良	六
病中通信（九封）……………	魯迅	五
詩：春與生命……………	艾青	七
無花的薔薇：		
一 讀報有感……………	茅盾	六
二 由「人性」到「互利」……………	胡風	六

三	刑	蕭	軍	九
四	萬樂聲中一點哀	胡	風	六
五	蒼蠅的故事	須	族	三
六	「文人相重」	楊	生	三
散文：殤音	曹	白	三	
散文：一夕談	李	霽	野	三
「煙苗季」和「在白森鎮」	茅	盾	三	
關於「思想方法論」	冬	青	三	
校後記	X.	F.	一	

畫頁：

自刻像（木刻）		F. Valloton	刻	卷首
慵倦（木刻）		F. Valloton	刻	卷首
女孩們（木刻）		F. Valloton	刻	卷首
勒成巴赫瀑布上端（木刻）		W. H. Bartlett	畫	卷首
		J. T. Willmore	刻	卷首
突塞斯附近 Trou Perdu 坑道（木刻）		W. H. Bartlett	畫	卷首
		J. Smith	刻	卷首
瓦爾塞斯忒大教堂（木刻）		Benjamin	畫	卷首
		B. Winkles	刻	卷首
聖大衛大教堂（木刻）		Benjamin	畫	卷首
		B. Winkles	刻	卷首
巴比塞像（木刻）		楊	刻	對頁 12
收穫（木刻）		力	刻	對頁 13

小說：

一面旗子（德國 維里・勃萊台）

克夫譯

軛下

端木蕻良

一面旗子

德國 維里·勃萊台

細雨濃濃下着，黏住了睫毛，潮濕了兩頰與衣服。天氣很冷，濕氣又似要透入皮膚使你的骨頭發痛。安諾特拉起他的衣領，兩手深深地插在袋里。他的臉上都是水點。他從市中心來的，由此不遠他可以看到街道的一角。他向着街道望過去，一個魂靈也沒有。更不見卡爾的影子。

經過一盞街燈時他看了一下他的手錶。再過一分鐘就是卡爾應該來到的時間了。快到半夜時他來過這個地方；他看不到什麼可以引起懷疑。可是卡爾在那里？他不會已經來過吧？也許在幾分鐘以前。一定沒有注意到。站着不動是不行

的，應該移動一下。假使有人問我往那里去，我將怎樣說呢？有什麼可說呢？應該想出些可以取信的話來。已經過了半夜。說我失去了門上的鑰匙，所以只得去一個朋友地方借宿。那個朋友？兩果，可而茨，住在林魏格。林魏格二十一號。是的，這麼說很不錯，然後一直向着巴本街跑了。

安諾特站在工廠牆邊。還是不見卡爾到來。他慢慢地走過去。

「噫，安諾特。」他聽到一種微弱的聲音叫着他的名字，但此時他的全身都警覺着，所以立刻就能清楚了。卡爾站在廠門口。當安諾特向他走過去時。他伸出了他的手來。

「什麼事都安當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你拿了所有的東西來嗎？」

「噓！噓！你聽見什麼沒有？」卡爾急忙注視着守門人的房間里半明的窗

洞。

安諾特聽到低微的聲音。

『現在剛好半點鐘，』卡爾細聲說。『看，他正在那里巡視。十二分，至多十五分鐘，他便要回到這裏來。我們真是倒霉。他還帶着他的狗。我打算到了這點，但也沒有什麼。事情將順利地進行下去。』

『天氣對我們很不利，你想到這一層沒有？冷得結冰的下雨天？老大說，如果覺得太冒險，此時可以放棄原來的主意。』

卡爾、維憲緩緩地搖動着頭，張大着眼睛望着安諾特。『放棄了？爲什麼要白用心思一場空？』

『不，不！他的意思不過是說，天氣壞，更危險，你不要太粗莽了。』

卡爾透了口氣，鬆下來了。『我以爲，你要對我說，整個事都完了。好吧，什麼事都和在塗着油的輪子上樣進行得很好。』

他們在那里站了一會兒，眼睛望着窗，在黑暗中傾聽着。這幾分鐘的時間似乎是無窮盡的。那個黑色煉鹵在他們面前高聳着。兩人都注視着它，安諾特臉上帶着凝固不動的表情，卡爾微笑着。「我要和一只貓一樣爬到那上面，明天千萬人將以驚奇的眼光看着它。」

他們聽到了步聲。守門人回來了。他們可以聽見他說話的聲音。他和誰在說着話？當然是和他的狗。他帶着他的狗在一起。於是他進了那間屋子，在火爐旁動作了一會，然後坐了下來。

「是動手的時間了。」卡爾上前幾步。他手里拿着一只桶，安諾特跟着他。一切都預先安排好了，每一個最細微的動作都早就計劃好的。沒有一點問題。每個人都自己知道該怎麼做。

安諾特想勸他把桶留下來。他怎能把它從地下一直拖到上面去呢？但已決定了一件事他不願有所改變。